

李谱

西南石油学院高教研究室编

前 言

——从整体上考虑人才的培养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费 峰
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西南石油学院高教研究室编辑这本《桃李谱》小册子，是他们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研究石油高等教育改革，向本院毕业校友进行调查研究的收获，他们称之为“引导施教的路标”。西南石油学院校友们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回顾他们大学年代的学习生活，从自身成长实践中回顾在学校所受过的入学教育、课程学习、生产实习劳动，政治理论课，以及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对他们毕业以后在社会与生产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意义。从而提出对学校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改革的意见。这确实是研究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份宝贵资料。近年来各石油院校也都先后采取各种方式追踪调查毕业生质量。大庆油田共青团前不久选派十几名新老大学毕业生组成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之路报告团，到各石油院校向师生报告他们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结合的成长经历，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这些做法，无疑都将促进教育改革的进程，都将进一步明确教育改革的方向，都将对于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具有现实的意义。

西南石油学院与其他石油院校一样，是培养石油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从一九五八年建校三十多年来，为国家

培养了一万多名大学毕业生，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和石油科学技术做出了很大贡献。学生们从入学之日起，就立下了献身石油事业的志向，毕业以后，又多分配在各油田和石油企事业单位，在我国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年代，他们作为石油大军的一员，与广大石油职工一起参加石油勘探与油田开发建设，在艰苦创业的生产实践中锻炼成长，逐步熟悉和掌握了生产技术，把在学校学到的书本知识消化转化成为实际工作能力。实践证明，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书本知识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是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是一项周期性很长的系统工程。一个人来到社会，要经历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的教育，大体有二十多年是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学习成长，有三十多年是在社会与生产实践中接受继续教育中成熟前进。大学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之后，学生就将成为年轻的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与生产实践，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所以大学教育阶段，不仅在于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的培养，而且有相当份量的专业与职业教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理论教育。就是在小学中学初级文化科学理论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教学生们以数理化天地生等高层次科学理论，打好进一步学习专业技术的科学理论基础。这是大学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经常受到教师 and 学生的共同重视；（二）专业技术与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后期，基本上是专业技术知识和职业教育的内容。设置在教学计划表上的专业技术课程与辅助专业技术课程、专业技术实验与生产实习劳动，以及课程与毕业设计等教学活动，都是教学生毕业

以后从事生产实践与职业活动的技术知识。也就是对一个年轻的社会成员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职前技术教育和训练。（三）立人之本和做人之道的教育。大学是学校教育的最高阶段，大学生一般是十七八岁至二十几岁的青年，刚刚进入成年时期，正是学习立人之本和做人之道的最重要时期。因此大学教育必须从未来出发，从培养人才的整体出发，把教学生立人之本和做人之道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更明确说，必须教育学生懂得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理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必须教育和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世界观；确立革命志向远大理想和革命事业心；立志做一个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鄙视个人主义，反对自私自利，崇信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这方面的教育应该贯穿在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之中，渗透在一切课程与教学活动之中。特别是入学教育、德育、政治理论教育，实验实习劳动以及各种政治与社会、文体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育人成才这个总的目标。

总之，学校教育都是从学生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社会职业活动、参加社会与生产实践，打好立人之本的思想基础，打好科学知识与职业技术基础。但是学校教给学生的知识基本上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要把这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加以消化，转化成为认识社会，认识生产，解决社会与生产问题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必须亲身与工农相结合，在社会与生产实践中继续学习，在继续教育中步步前进，才能逐步成熟起来，达到有所成就有所创造的成才的地步。许多大学生的成长经历都证明了这个道理。

在现今开放改革的新时代，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参照过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当前实际。在育人问题上要针锋相对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根本上御防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从现实意义上理解对学生进行革命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世界观教育的迫切性。从整体上考虑育人成才问题。

愿《桃李谱》这本小册子对各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教育工作和办学方向上，多少有所帮助。

目 录

成功的秘诀在于“钻”和“学”

原地质59级校友 廖兴明…………… 1

在求索中成长 原地质61级校友 张应波…………… 7

加强企业管理能力的培养

原钻井60级校友 唐瑞林……………22

改行不改志 原钻井60级校友 林玉亮……………26

我的奋斗足迹 原钻井60级校友 秦文栋……………31

学校教育对我成长的作用和影响

原钻井60级校友 邱佩瑜……………40

在逆境中不要停顿 原钻井63级校友 高碧桦……………46

不给“西南”丢脸 原钻井77级校友 涂学翔……………53

促使我奋进的动力 原采油58级校友 刘良传……………58

对学校教育的回顾与思考

原采油59级校友 彭鹏商……………64

学校教育对我成长的有效成份

原采油60级校友 任汝星……………72

付省权向母校献出的闪光答卷

编者根据部分校友提供资料编写……………77

全面打好基础，刻苦自学与实践

原矿机60级校友 陈国章……………83

咬定青山不放松，踏尽崎岖路自通

原矿机61级校友 应华素……………88

编后记——引导我们施教的路标

编者 刘全有……………97

成功的秘诀在于“钻”和“学”

地59级 廖兴明

廖兴明 地59级。现任辽河石油局研究院勘探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他参加编写的《辽河断陷石油地质特征及油气分布规律》，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本人于1964年7月毕业于四川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学院）的石油及天然气地质专业59级，学制五年。同年9月被分配到大庆油田32139硬骨头钻井队。先当钻工（一年），后任地质员。由于这个队是用R-3200型钻机打4500米超深井，为国内首创，所以，无论各项技术水平指标，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第一流的。被石油部树为标杆先进钻井队。我有幸到这个队工作，是很高兴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和工人阶级先进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工人们那种为油大干，忘我劳动的精神，对我的教育和启发是极为深刻的。67年3月辽河发现了石油，我随大庆组成的队伍到辽河油田参加会战。我担任32146队的井口地质技术员，负责现场地质技术工作。在辽河油田打的第一口探井（热1井），由于正值文革期间，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的工作特别辛忙。后来由于健康原因，68年9月调到673厂地质队（研究院的前身）从事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东区室地质组长，区域室综合组组长，古潜山组长，勘探室综

合组长，西区室付主任，勘探室主任。88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这些年来，辽河油田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无论是产量和储量的增长幅度在国内是少有的。86年登上了“油老三”的宝座。这与广大石油职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地质工作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我个人的青春年华，可以说献给了辽河油田。实现了在校时党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个人的誓言——把我们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

由于党的培养和教育，我们这些南方籍的“东北”人，工作踏实认真，成绩比较突出。我个人多次被评为局、院级先进个人，优秀科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从77年以来，我个人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的各种科研成果报告总计有30余份。其中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有：

（一）辽河断陷石油地质特征及油气分布规律（参与编写第一部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东部地区优秀成果奖；

（二）辽河油田东部凹陷牛居—青龙台断裂构造带勘探总体设计方案（独立完成），获石油部优秀成果二等奖（82年）；

（三）东部凹陷牛居—青龙台断裂构造带油气资源地质论证（编写人）获石油部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82年）。

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工作积极性的结果。但是，也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培养，不能忘记人类灵魂工程师——老师们的辛勤教诲。党和人民为我们创造了极为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是老师们传授给我们知识，把我们带到知识的海洋遨游，博击奋进，锻炼成长。为我们走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体验到，成功

的秘诀在于“钻”，而“钻研”的基础和本事在于“学”，“学”的本领是在学校老师的耐心教导下获得的。因此，我们的每一微小进步，都包含着党和人民的培养，浸透了辛勤耕耘的园丁——敬爱的老师们的心血。

石油部的老部长康世恩同志曾说过：“石油地质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油层深埋在地下数百至数千米，油层的分布状况，油、气、水分布特点及运动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控制和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只有通过间接的资料加以分析、判断，以指导勘探。这不仅需要我们必须具备坚实而丰富的理论，而且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较准确的分析判断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对大量的、复杂多样的第一性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判断。你积累的资料多了，形成的各种概念也就丰富了，你的成果就大了。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劳动过程。一旦你的观点、认识得到公认，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或你的方案实施后发现了新的油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那时就会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幸福。我已经不只一次地体验到这种滋味了。

我觉得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还需要再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因为除了大家知道的原因以外，对于搞地质的来讲，地下地质情况十分复杂，经常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难题；其次，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当今世界，不断推出新技术，新理论，把石油勘探、开发及其配套的系统工程不断推向更新更高的阶段。

根据我工作多年的体验，我想就学校的教学提出几点想法和建议：

我是一个从事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和石油勘探部署研究工

作的地质工作者。多年的地质工作实践，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石油地质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广博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理论知识，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石油工业需要，才能有效地对付地下复杂的地质情况。但是，又觉得地质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一刻也离不开实践。我不仅针对走向工作后说感受如此，就是在学习期间也是这样。记得，我们在学习普通地质课时，老师在课堂上讲了许多地质概念，听起来十分枯燥抽象难懂。可是到外面一看，就非常清楚，而且记忆非常深刻。比如我们在北碚实习所见过的地质现象：褶皱构造，构造解理，缝合线、化石等，至今还有所记忆；在川西北江油搞构造细测，我记得是由老师带着我们地58和地59两个年级的学生组成地质队承包生产任务。有些课程是在现场教的，边学边干。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确实受到了最实际的教育和锻炼，对一些地质问题的理解和记忆都是非常深刻的。我在工作后的这些年来，坚持经常深入生产实际，深入井队收集资料、看岩心岩屑，亲自搞地层对比、编图。我觉得只有这样做，印象才深刻，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较准确。由于是亲自实践，心里踏实，也就最具有发言权。

因此，我建议专业课，特别是技术基础课，应加强实验、实习，有些课可以在现场去讲。我觉得这样效果较好。至于说学校的课程设置，我觉得我们那时学的科目较多，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能够适应从事有关石油地质诸工种的工作。但我个人的感觉是，专业课深度不够。基础课应紧密结合地质专业特点设置课程及内容，提高适用性。

外语课必须加强。这些年我接触一些大专院校新分来的毕业生，比较起来，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外语水平较

差。我觉得，要了解世界及其新技术的发展状况，外语就显得特别重要。

至于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现在提法是培养“四有”新人。我们学院总的说来是不错的。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抓得较紧，甚至说有些过紧（过左）。在毕业分配上，大多数人都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都愉快地服从分配，都能以此为荣。现在的学生如何呢？恐怕就难一些。当然，现在有现在的特定环境和时代背景。但我觉得六十年代在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方面，与别的学校比是有差距的。主要表现在政治工作水平很低，由于受极左思想和唯成份论的阶级观影响，把那些由于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带来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看得太重、太死、伤害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因此，党团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在大学里发展党员很难，团员也很少；对学生的鉴定，尤其毕业鉴定，调子都很低。

另外，我们学院出来的学生在基层干工作的较多，到高层机关和研究单位工作的较少。

这就形成了目前在全国石油单位中，我校毕业生担任基层干部者较多，而处级以上干部较少的状况。为什么是这样呢？是这些学生无能吗？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素质是好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并不差。只是学校对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培养，塑造的形象并不那么合适。我指的是六十年代。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校毕业生，在社会交往、社交能力方面相对较差，有的表达能力也较差。

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也要进行配套改革。比如，树立学生的经济观念，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培养学生社交能力，要讲一点公共关系等等。我觉得这是为了培养新型的富有开拓精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需要，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上述肤浅看法，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在求索中成长

地61级 张应波

张应波 地61级。现任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研究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以他为主完成的《三维地震勘探》、《三维地震资料处理有关问题及其信息应用实例》和《崖13—1气田储集层的地球物理研究》分别在81、84、86年获石油部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及石油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我是母校地质系第四届(地61)毕业生，结束学生生活已二十三个年头了。在这些岁月里，跋涉大半个中国，曾攀登大巴山的崎岖山路；迂迥于江汉平原的水乡泽国；辗转于鲁西北盐碱地；现在，又破浪乘风于南中国海的万里海疆。带着大自然风霜染白的双鬓步入中年了。

这些年来，在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埋头于物探领域上耕耘，已取得了三个部级、三个局级科技进步奖的成果；编写两个有关三维地震勘探的专集；两本关于计算机操作的译著；在《石油物探》、《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海上油气》、《石油技术》等报刊上发表三十多篇论文。承担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委托的《海洋石油地震资料特殊处理方法研究》的科研项目等。如果这些点滴可以表征我的成长过

程的话，我首先应感谢母校，感谢教育我的恩师！母校是我成长的一片沃土，老师是栽培我的辛勤园丁。是他们引导我从狭隘的知识领域，通向自然科学广阔的汪洋。

(一)

我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解放前五千村民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寥若晨星。我是村里解放后第一代的大学生。但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在录取通知书上，没有写什么专业，到了学院后才知道我分配到地质专业。但地质是干甚么的，在高中时没留意过。无知也就无所谓。可是有些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来的，却要求调换专业，不安心学地质。我问他们，学地质有什么不好，他们随口说出四句顺口溜：

有女不嫁地质部，一年四季守空房；

有朝一日回家转，带来一包破衣裳。

地质系党组织和老师，针对同学不安心地质专业的思想情绪，进行入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并组织我们几次地质旅行，参观七星岩、鼎湖山等，专题介绍野外生活情趣，谈到高兴处还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

经老师的引导，使我认识到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岗位在祖国的崇山峻岭，盆地平原，江河湖海；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地球，寻找地下各类能源和矿藏。我们所做的工作，牵动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这是多么崇高的专业啊！我从理智上理解了这个专业，并下决心献身这个专业。

大学一年级，老师讲授《普通地质学》时，新鲜的地质名词，使我浮想联翩。天文、地质、古生物，把我的思维引向广漠的空间和无限时间领地。我幻想今后的工作，思索着如何在这个领域中去求索。但是，作为一个刚踏入大学校门还带着几分愚昧和稚气的青年学生来说，光有专业兴趣是不够的。正如一块钢铁，要想铸成一把利器，要锻要磨。不锻不刚强，不磨不锋利。学生的立志，不磨炼说不定在什么情况下，兴趣会消退，专业意志会不坚定。

因此，学校向学生灌输思想政治启蒙是必须的。那时大学政治课，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教材。我认为这本书不仅是树立革命世界观和科学人生观的基础教材，而且，对地质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部正确思维的方法论。我觉得，自然界的地质现象的解释，不单纯依赖于地质资料的获得，还要靠我们做“将今比古”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这本书正是教人如何去正确思维的教材。我对这本书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进一步理解其中的一些哲理，我还自己选读了四本书：《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形式逻辑》（1958年版）。这些书，对我逐步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很有裨益。

当然，“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语）。一本好书，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也陶冶着人的感情和气质。一个立志成才的青年，必须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境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仅要认真读好专业的书，还要读那些思想方法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这样，我们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认清时代给自己提供的条件以及自己所肩负的任务。任何人的成长都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和影响。

(二)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最激烈的时期。潜心做学问的高校之墙，被强大的政治洪流冲垮。每个大学生的思想无不处于政治风浪的陶冶之中。

61年国家面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生活条件差，是理解它坚持学习，还是弃学经商？62年蒋介石企图窜反大陆，大学征兵，是站出来投笔从戎，还是害怕后退？63年高校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院校调整，是服从调整，还是抵触不满？64年高校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65年高校高年级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6年十年浩劫拉开了序幕…。

每一场政治风暴，都对学生的思想给予影响，每个学生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考验。大浪淘沙，我们班入学注册时有45人，到毕业只有23人了。学校在这些激烈的政治风暴中，都给以正面教育和引导，期望每个学生百炼成钢，成为石油事业的有用人材。

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0年，我生于一个贫农家庭。解放后翻了身，父亲到汕头市一家造纸厂当上工人，我才能上学。我是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能上大学念书来之不易。父母、兄姐常常来信鼓励我。由于我对党感恩戴德的纯朴阶级感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使我在历次政治风浪的颠簸中，没有偏离党所指引的航向。

(三)

人生并不是玫瑰色的梦境，有时会出现曲折，逆境，甚至生命悠关的隘口。碰到这种厄运时，那确实是一个严峻的

考验。

记得1966年冬天，我们班一行七位学生，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故居——湖南韶山冲后，喜气洋洋地步行到井冈山。12月25日，我们从安源跨越武功山。那时，风雪交加，上山时是一身汗，下山时汗水变成冰水，我顿觉头痛得难受，两腿重千斤迈不开步。蔡汉川同学扶着我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叫坊楼的山村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看我脸色铁青，给我找医生扎针灸，服感冒药。我冷得发抖，随后体温上升，38℃，39℃，40℃……，呕吐，脖子发硬，腿不能弯曲，不久便昏过去了。蔡汉川和周围的学生都吓坏了，急忙找公社党委书记和医生，经医生反复诊断，判定是脑膜炎。医生低声告诉书记：“按我们公社的医疗设备，恐怕……”。蔡汉川急得几乎哭起来：“医生！请尽力救活他，他是66届的毕业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啊！”。

书记向萍乡市委打电话，立即接通萍乡市人民医院。顿时一辆救护车载着两名医生向坊楼飞驰。由于冰雪封山，救护车上不了山。这两名人民的好医生，为了救死扶伤，硬是背着药箱步行来到坊楼。经会诊确认是急性脑膜炎。但是偏偏从萍乡带来的针具弄脏了不能使用。大家看着我微弱的呼吸，焦急万分。如何办？只能送我到离坊楼最近的县城——莲花县。但莲花县已属吉安地区。公社书记通过萍乡市委转告吉安地委再转告莲花县。莲花县接到电话，立即派医生来到坊楼。医生们会诊后对蔡汉川说，病人从发病失去知觉，至今已20个小时了，这种病死亡率很高，恐怕……。你应该通知你们学院和病人家属。

学院党委接到电报，马上电汇100元作为抢救费用或者处理后事，同时给莲花县委打电报请求“尽力抢救”。